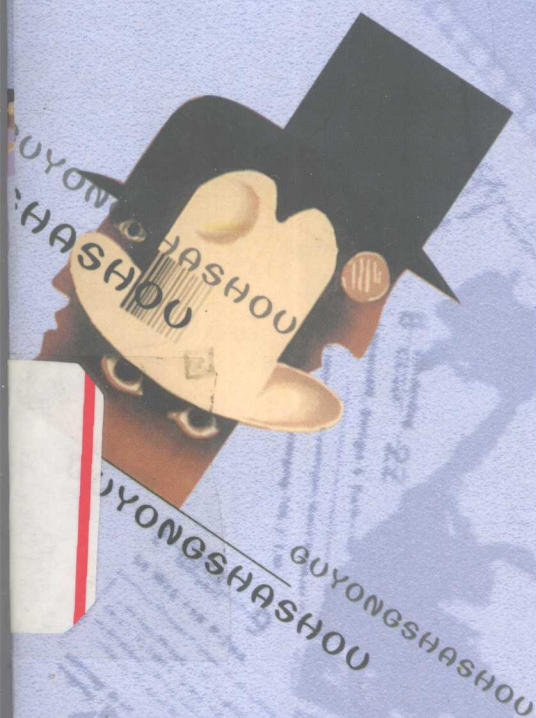


神 探 古 罗 夫 探 案 集

雇佣杀手

[俄] 尼·列昂诺夫 著
蒲 一 平 译
范 雨 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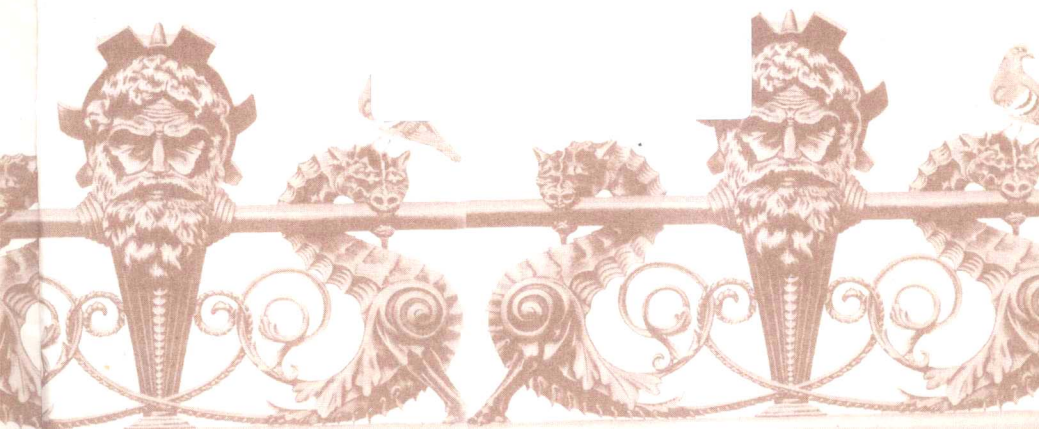
太白文艺出版社

杀手佛魔

〔俄〕尼·列昂诺夫 著
蒲一平 范雨星 译

太白文艺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雇佣杀手/(俄罗斯)列昂诺夫著;蒲一平译,一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

(神探古罗夫探案集)

ISBN7-80605-963-6

I.雇... II.①列... ②蒲... III.侦探小说—俄罗斯
斯—现代 IV.1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9866 号

神探古罗夫探案集

雇佣杀手

[俄]尼·列昂诺夫 著

蒲一平 译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信达雅印务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75 印张 5 插页 320 千字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80605-963-6/I·832

定价: 1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43)

• 嗜血豺狼

• 雇佣杀手

• 迷离毒案

• 美色陷阱

• 毒蛇出洞

• 义救死囚

• 天堂魔鬼

• 蹄下阴谋



作者简介

尼·列昂诺夫1933年生于莫斯科，1999年1月去世。大学法律系毕业，在警界当侦探10年，其后专门从事文学创作，著有侦探小说30余部，其中以古罗夫为主人公的12部，皆被拍成电影。在俄国家喻户晓，有口皆碑。正像俄国文学报1999年9月15日介绍的那样，“只要你走进莫斯科地铁，每个车厢里肯定有人手持列昂诺夫的小说在阅读”。作者1998年12月30日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在30年代同犯罪分子的斗争中，好莱坞的优秀侦探影片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面临着严重的犯罪形势，但愿我的小说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因为警魂能镇住匪魂，能唤醒民魂。”

Действующие лица.
Сурот Лех Гивакотвич.
Крязка Столиметь Раденинскыз.
Мария Втроствя - теща, актриса.
Ормыч Петр Никомоевич - генерал.
Колесников Алексей - лейб-медик - бумажник.
Самбелар, хромой, робочий Александр Аверкин.
Ббим медведи. Михаил Семенович и Сома.
Клавдиик Николай
Генерал, Фошин Нибз Никомоевич
Бучич Лев Василз - хозяин города. Братья охранники
Левый и Правый
"Ормыч Абрам - зоо" и писател "Беретте".
Генерал Соломатин Олеч Еленесени.
Сметвотъ - авторитетный публицист авторитетной оперетты "Беретте"
"Сазан" Андрей Тарасов
Галина Старова.
Имарот Семья Киримовича - автор, муж розбейка
Стороне -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Братя; Авторитет: Тишин Петр Никомоевич "Акция".
Вице-президент Тишин Семья Никомоевич.
Анатолий Завваляе - отец Семья
"Сазан". авторитет "Беретте" Елизаветович Катерина.
Поздоты "Лешего".
Ностя - борцовская дружина.
Авторитет - Сазан Кастро.

Катунь.

Варвара Никитична

作者手迹

总 目 录

雇佣杀手 蒲一平 译 (1~246)

注定胜利 蒲一平 范雨星 译 (1~244)

内 容 提 要

慕尼黑郊区的一座山庄里，一家三口倒在俄罗斯杀手的枪口之下。案件扑朔迷离，一波三折。大牌侦探古罗夫亲自出马，协助德方刑警吉代尔抓获杀手。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开端	(3)
第二章 走吧!	(26)
第三章 身居异乡	(55)
第四章 初次会面	(82)
第五章 寻访王后	(112)
第六章 我为什么没有杀你	(130)
第七章 为何没有杀你 (续)	(156)
第八章 雇佣杀手	(189)
第九章 在最后的跑道上	(218)
尾 声	(245)

•

引 子

根据我们俄罗斯人的概念，山庄本当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建筑，但在欧洲人眼里它只是一幢常规的房子。本文提到的山庄位于慕尼黑的郊区。从大门到这幢粉红色的两层房子，是一片四十来米修剪整齐的草坪。从门口不远处经过的公路，宛若一束由高级轿车组成的流光溢彩的喷射体，在城乡之间来回飞驰奔涌。这四十来米最多五十米的草坪上，长着几丛同样修剪整齐的灌木和几株幼树，仿佛布置在棋盘上的棋子。这些景物在阅历丰富的人的眼里只表明，山庄的主人过着小康殷实的生活，同富人绝对沾不上边，然而同丈夫一起生活了五年的山庄主人的妻子，却相信她的丈夫是个富人，也不怀疑他是个大诈骗犯，拥有巨额金钱。

全家人在外廊里用早饭。男人喝完咖啡开始抽他今天的头一枝香烟，翻阅今天的报纸。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枝香烟会成为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枝烟，而股市行情对他也不再有什

么用处了。

一岁多的孩子刚刚学会说话，赖着不喝果汁，缠着母亲问为什么草是绿的。小孩子永远也不会知道为什么草是绿的，而天是蓝色的道理了。

杀手是从后门进入房子的，举步不慌不忙，蛮有把握，让人觉得他熟知房内的配置，知道从哪儿上台阶，开哪一扇门。他不是从草坪上绕过来，而是从屋内冲到走廊里的。他从长风衣的里兜摸出自动步枪，开始射击。

警察在查看现场时认定，杀手连射二十发子弹，枪的口径为五点六毫米。主人和小孩当即死亡，女人还活着。她被送往医院抢救，但医生认为治愈的希望不大。

第一章

开端

刑警督察员吉代尔·沃里夫生气了，生大气了。这么一位高个儿、宽肩膀、蓝眼睛的金发小伙子，又配上这副坚毅的下巴，放在半个世纪之前准会被画在德国的招贴画上，并站在一群痴心陶醉、凝神注望的希特勒崇拜者的同龄人面前发表激情昂扬的讲话。作为世袭警察的吉代尔是个安分守己、稳健沉着的人，他的柔性远远大于他的刚性。不管令人多么难以置信，这样的人在警察中依然可见。

督察员已年满三十，尚且是单身汉，同自己的母亲安娜一起生活。安娜不久前刚度过五十岁生日，但她看上去像三十来岁，有时外人竟把吉代尔和安娜当成夫妇，或者当成兄妹。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平等的，只有在偶尔的场合安娜才管教儿子，让他有自知之明。

今天恰好碰上了这种场合。吉代尔踱来踱去，可以说是

辗转不安，对着整个房间用大得难以容忍的噪音说道：

“我诅咒的就是俄国人！我痛恨他们！学什么俄语！”他看了看祖父的画像。像上的人难以确定年龄，一副大下巴，一对大无畏的眼睛，留着无可厚非的大分头和剪理得够上世纪风采的大胡须。“读什么俄国文学！”

他抓起桌子上放的契诃夫著作，朝墙上扔去。站在门口观察儿子的安娜，此时此刻实在按捺不住自己的耐心了。

“吉代尔，你要对自己放尊重点！”深深的皱纹从妇人的嘴角两侧显露出来。如果这些皱纹还算不上岁月催人老的话，至少可以使她恢复了实实在在的年龄。安娜觉察到这一点，忙用纤细的指头揉着脸，用更加生气的语调说道：“快把自己收拾好，洗完手下来吃午饭，我等着你。”

吉代尔听着渐渐远去的高跟鞋踩地声，又放眼看了一下祖父的画像，用纯正的俄语说：

“嗯，请你原谅我吧！”

造成沃里夫督察员如此异常行为的原因，是警察所长今天同他进行的那场谈话。

吉代尔的上司警察所长整六十岁，身子骨板直得像青年人，把他请到自己的办公室后首先垂询了“娇妇安娜”的健康。他向来是如此称呼督察员之母的。谈话一开始就没有预示出任何一点好兆头，继而督察员看见所长故意拖延谈话的企图时才恍然大悟，等着他的肯定是不愉快的差使。所长的话题由古而今，这从来不是他的拿手好戏。

“我们德国人以遵法守法而著称于世。当然喽，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有罪犯，这是人的本性所决定的。”

老头曾同吉代尔的爷爷共过事，在吉代尔的父亲二十五

年前于伏击一帮武装匪徒的交火中牺牲时，今日的所长当时的督察员也身受重伤，他并没有过多的怜友伤感，甚至收敛了他爱过战友的情怀，而对他持久而无望地爱慕安娜一事只在暗地里自我承认，从来没有向外表露过，实际上也没有登过沃尔夫的家门。尽管所长一再强装镇定以至于冷淡，他知道自己为吉代尔准备了什么药丸，必须放开胆子说下去。

“我的孩子，你是一位能干的人，对你的要求应当起点高一些。”他向吉代尔指指座位，吩咐人送上咖啡。

“看样子要把我派到某个偏僻地方当乡村警察头了。”吉代尔这么认为，继续认真而冷淡地看着上司。

在助手摆放咖啡饮具的当儿，所长停顿了一下，然后接着讲：

“人到老年就变得唠唠叨叨了，我也不例外，我要讲的是众所周知的大事，也是你早已了如指掌的事情。我们盼了几十年的柏林墙的推倒，与东德兄弟的联合，大批德国人和其他民族非熟练工人的拥入，引起了社会犯罪的猖獗。然而我们的同胞关注的并不是这些天下大事，他们纳税养警察，为的是能过上安宁的日子。”

“看来不是去乡村，”吉代尔品出了味，“上司为山庄一家人的杀害坐卧不安。可这是郊区的案子，同我有何相干呢？”

“吉代尔，大家都管你叫俄罗斯小子。”所长的声音变得枯燥无味。“你当然没有过失了，正如天主教徒说的那样，你也必须背十字架。根据情报部门得到的资料判断，慕尼黑那一家人是一位俄罗斯人干掉的，此人专程从俄罗斯来到这里，完成了操纵本市你所熟悉的几个辖区的俄罗斯团伙的任务。”

吉代尔喜欢名贵服装，现在身上穿的是软质花呢上装，带

条纹的裤子，闪闪发亮的黑皮鞋，雪白衬领下一条赭色领带扎得端庄工整。同事们总爱拿督察员开几句玩笑，而事实上正是羡慕他的穿戴。年已三十岁的督察员虽系单身，但颇受女人的青睐。其主要的秘密在于他能出入任何社团，别说看大门管挂衣间的人，就是上层的名流女士与男士也猜不出来他是一名警察。

所长瞧了瞧落落大方的督察员，差一点没有长叹出声，为他的意志薄弱感到气愤。他接着说：

“吉代尔，您必须深入到成天讲俄语的社会中去，查出凶手并通过他引出俄罗斯匪徒的首领。他们把自己称作黑手党，真是小巫没有见过大巫，他们什么黑手党也算不上，纯系俄国人喜好狂妄自大的表现。至于他们怎么叫我们不感兴趣，我们必须找到关键人物逮捕，先交检察院，再转法院。”

“老头子完全乱套了，”吉代尔心里想，“他竟然对我换上了‘您’的尊称，命令我去完成一件无法实现的事。凶手来了又走了，我该去找谁查呢？我又能通过谁引出谁呢？看来他只有进疯人院一条路了。”

“你为什么不喝咖啡呢，吉代尔？”所长突然问，未等到回答又继续说：“你曾受到过你爷爷的熏陶，那时我正在他的麾下效力。维里盖勒姆·沃里夫所长智力过人，胆识超群。我们当时对俄国人又恨又怕，而他却经常向我们重复他的观点：‘只有同俄国人结盟，德国人方能获得真正的力量，方能获得欧洲的持久和平。’他果真预见到了一切，今天的柏林墙已不复存在，坦克已经开走，代之而来的是俄罗斯商人。”

“我的天哪，他有完没有完哪！”吉代尔抿了抿已经凉了的淡咖啡。“老头子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他是个聪明人，

知道我不笨，也不相信在慕尼黑可以抓着那位来自俄罗斯的凶手。”

所长停止了沿着窗户的踱步，在扶手椅子上坐下来，尝了尝咖啡，露出嫌厌的表情把杯子放下。

“勤俭节约这一美德帮助我们德国人重振雄风。真他妈见鬼！刑警所长有权不喝这种泔水般的饮料，你说对吗？”他马上叫来了助手。在后者进来时他指着杯子安详而平静地，仿佛刚才没有发生过骂娘似的说：“谢谢，根里赫，请您收走杯子，给我们送点白兰地酒来……你的祖父维里盖勒姆非常聪明，很有远见，他对自己处处严格要求，事事精打细算，请了一位纯血统的俄国女人来教你，使得你今天讲一口流利的俄语，用俄语读写不出差错。”

所长用审视的目光看了看对方，但由于老头用的是肯定语气，没有用询问语气，吉代尔继续默默地听着。

如果所长用了询问口气，那吉代尔准会回答说，就是在俄国国内写俄语不出差错的人也为数不多了，而他讲的俄语带着杂音，俄国人认为他是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人。

“任务已经明确，你看从何处先开始呢？”所长问。

督察员想站起来，但所长打手势制止了他，而把放白兰地酒的托盘推到他跟前。

“最近一段时间请俄国人当雇佣杀手已不是什么稀罕事了。这样的职业杀手甚至被请到美国去，尽管美国自有的杀手多得用不完。俄国人的价码相当便宜，而更大的优势则是他来自外域，完成了合同便走人。他不可能敲诈雇主，既不可能被警察抓获，也不可能被竞争对手抓走，也就是说他不会供出任何人。你坐在这里心里在想，好啦，这一切都明白，

你老头子绞尽脑汁派我去寻找那个早就不在本市的人。我没有说错吧？”

“对不起，所长先生，您的看法完全正确，”督察员终于说话了。“只是我没有认为……”

“别撒谎，我的孩子，你是这么认为的。”所长插断了他。“我接受这项任务时，也曾怀疑过上司的决定是否明智，你在我这里供职已经十年，你什么时候听到过我老头子用这种语气说过话？”

“从来没有。”

“我把这么一项棘手的任务交给你去承办，我想你会理解其中之苦衷的：不是我贡代尔所长，而是我们德国人眼下找不到别的办法。我们同俄国人签署了关于联合打击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和毒品走私的协定。俄国人为我们制造了许多麻烦，如果我们在这里扼杀不住他们的嚣张气焰，那情况还会进一步恶化，野蛮的犯罪案件将会更多，我们有理由请求对方协助捉拿凶手，但你却不能直接去莫斯科。”所长停顿了一下，看见督察员拿酒杯的手没有颤抖，接着说道：

“你不能去莫斯科对他们说：‘先生们，我们掌握了资料，慕尼黑的凶杀案是你们的人干的。我们跟你们有协议，请你们把凶犯捉住交给德国’。”

这个建议听起来如此荒唐可笑，督察员冒昧让自己开一次玩笑：

“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呢？俄国又不大，犯罪分子也没有多少。这样的方案完完全全切实可行。”

所长露出赞许的目光瞅了瞅，端起杯子抿了一口酒说：

“吉代尔，我知道你是个有理智的孩子。你去直接插进俄